

# 从《莺莺传》到《西厢记》，一个角色在1200年中实现大反转 张生如何从“负心汉”变身“痴情郎”

眼下，京剧《西厢记》正在全国各大剧院陆续上演。由叶少兰复排执导的国家京剧院版《西厢记》，已是无数个版本中的一个，为戏迷带来一场经典爱情盛宴。在不远处的重庆，春日的山城观众刚刚为一出荀派名剧《红娘》喝彩——舞台上，五十七岁的梅花奖得主常秋月与“90后”青年毕艺琳同台共饰一角，活脱脱一个红娘，蹦蹦跳跳，伶牙俐齿，台下掌声一阵盖过一阵。

台下观众为张生的痴情心折，为红娘的机智捧腹。在他们的心中，张生就是那个“志诚种”，就是那句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最美代言人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被世人铭记的“痴情郎”，在故事的最初版本里，不过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汉。他将心爱的女子说成“尤物”“妖孽”，然后拂袖而去。从“薄情郎”到“痴情种”——张生这一千二百年的“变形记”，是一场被文人用笔墨精心策划的“形象拯救”。

□邓海平

莺，以及他亲手创造的那个“渣男”形象。

## 薄情文人的自我辩护

一切要从公元804年的长安说起。

那年秋天，二十五岁的元稹独自坐在书斋里，把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写成了不足三千字的传奇，取名《莺莺传》。

故事是真的。贞元十六年，元稹二十二岁，在蒲州普救寺借宿。恰逢军士哗变，他因与当地守将有旧，保护了寄居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。宴会上，他见到了姨母的女儿崔莺莺——“颜色艳异，光辉动人”。元稹一见倾心，托婢女红娘传书，几番辗转，终得莺莺自荐枕席。两人花前月下，私定终身。

可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。第二年，元稹进京赶考，落榜后滞留长安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不久，他另娶高门之女韦丛，莺莺也嫁作他人妇。

“渣男”行为曝光后，元稹非但不羞愧，反而振振有词。他在小说中借张生之口说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”“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——莺莺是“尤物”“妖孽”，自己德行不够，驾驭不了，所以“忍痛割爱”。

这番“甩锅”言论，让后世无数读者为之侧目。元稹把莺莺比作褒姒、妲己——那些祸国殃民的女人，给自己的始乱终弃披上了一件“大义凛然”的外衣。在那个以门第论婚姻的时代，韦丛出身京兆韦氏，是关陇贵族中的顶尖门阀，而莺莺不过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孤女，甚至有学者推测其原型是名为曹九九的“酒家胡”——一位出身卑微的异族女子。在仕途与爱情之间，元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

宋人王钰通过一番考证，断定张生就是元稹本人。后世的鲁迅、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名家也都认为《莺莺传》是“元稹以张生自寓，述其亲历之境”。陈寅恪更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推测莺莺原型是“酒家胡”。元稹为什么要写《莺莺传》？答案很简单：炫耀。在唐代士人圈子里，一段与贵族女子的艳遇是值得吹嘘的资本。元稹不仅在朋友圈里反复讲述，还找来好友李绅写成诗体《莺莺歌》，自己则洋洋洒洒数千字写下传奇。他以为，自己将作为“深情才子”被后人铭记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一千多年后，人们记住的却是他笔下那个被他抛弃的莺

## 董解元的惊雷之功

除了张生，《莺莺传》中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身影——莺莺的随身婢女。她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，替小姐传信取药，却连一句完整的台词都没有，没有一丝感情波动。她没有名字，没有来历，没有容貌，是一个为了故事“发生”而不得不存在的功能性角色。

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婢女如同主人的私产，没有人身自由，没有人会记录她们的悲欢。可就是这样一位无名的“工具人”，日后竟成了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角色——红娘。《莺莺传》流传了近三百年，红娘的形象始终没有“走出”那个默默无闻的影子。直到金代，董解元登场了。

董解元的本名早已湮没无闻，“解元”只是金代对文士的通称，生平不详。相传他生性放达不羁，常年出入于勾栏瓦舍，与艺伎伶人为伍。金章宗时期，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：把寥寥三千字的《莺莺传》铺陈成五万多字的长篇说唱文学《西厢记诸宫调》。

这一改编，翻天覆地。原本始乱终弃的“张生”变成了一个执着追求、痴情不改的书生；原本任人摆布的崔莺莺变成了一个敢爱敢恨、冲破牢笼的时代叛逆；故事的结局被戏剧性地扳回团圆——崔张二人历经磨难，终于私奔他乡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董解元还新增了兵围普救寺、月下吟诗、红娘传书等大量情节，红娘从此有了血肉与性格，开始展现出对老夫人的狐疑和对崔张的同情。

那为何董解元要改写这个故事？金代异族统治，汉族文人地位下降，礼教束缚松弛。他们不再像唐代士人那样汲汲于功名，反而对爱情、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悟。董解元笔下的张生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写照——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文人，在民间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他要用笔墨为一个被污名化的女子正名，为所有被礼教压抑的爱情发声。

是董解元彻底推翻了元稹的男权立场，让才子佳人故事完成了从“负心剧”到“爱情颂歌”的关键质变。然而，“董西厢”却是以诸宫调的说唱艺术为载体，一人多角，全篇五万多字，结构松散，根本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。它好比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粗糙却包藏着耀眼的内核。真正把张生推到世间眼前的，是元代那位书会才人。



京剧《西厢记》剧中的张生(右)与崔莺莺。

## 大都勾栏里的神来之笔

王实甫(1260年-1336年)，名德信，元代大都人。他曾做过陕西某地小官，与上司不合，索性弃官归隐，一头扎进了大都的勾栏瓦舍。他的一生创作了十四部杂剧，但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，是《西厢记》。

王实甫在董解元的基础上，展开了一场石破天惊的戏曲革命。他对“董西厢”进行了彻底的戏剧化改造：将说唱文体改编为元杂剧，并大胆突破一本四折的陈规，将《西厢记》铺排为五本二十一折的皇皇巨著。于是，一部荡气回肠的鸿篇巨制在元代的舞台上一夜夜铺展，张生与莺莺的爱情被拉得悠长而细腻，波澜起伏。

从此，张生不再是那个徘徊于情与利之间的负心人，而是一个为了莺莺可以置功名利禄于不顾的痴情种。在《西厢记》中，张生初见莺莺，那“临去秋波一转”就让他眼花缭乱，错把莺莺当成“观音”。喜欢上莺莺后，不见“玉人来”，便“意惹情牵”，那相思病可谓渗透骨髓。为了时常见到莺莺，他甚至要搁置科举之事，放弃进京赶考的机会。这在元稹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——一个士人怎能为了儿女私情放弃功名？但在元代，汉族知识分子地位卑微，科举时断时续，文人反而有了“宁要爱情不要功名”的资本。

王实甫还弱化了“董西厢”的激进反叛色彩，追求“情理交融”的

平衡——既肯定爱情自由，又让结局与“金榜题名”相结合，契合封建社会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价值取向，使故事更易被大众接受。张生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但囊中空空，却把功名利禄置于爱情之下。在前去赶考途中，张生做的梦也都是关于莺莺，而不是功名利禄。

他在戏中喊出了那个时代最振奋发聩的声音——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。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元代，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，婚姻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王实甫公然在剧中歌颂自由恋爱，批判封建礼教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？难怪有学者考证，《西厢记》一度被列为“禁书”，明清两代多次遭禁。

## 从戏台到人间的“张生”

《西厢记》问世后，轰动一时，明清两代刊刻版本多达两百余种。文学批评家金圣叹(1608年-1661年)更是将《西厢记》列入“六才子书”，认为可与《史记》《庄子》等并誉文坛。他还评价红娘“有鬼神不测之机”，评价张生“天地一痴情种”。可以说，没有金圣叹的推崇，《西厢记》的影响力或许不会如此深远。

从元稹到董解元，再到王实甫，张生的形象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唐代门阀制度下，“婚宦结合”是生存法则，元稹抛弃莺莺另娶高门，在当时被视为“浪子回头”，并无道德瑕疵。宋代程朱理学兴起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成为主流，

爱情题材受到压制。金代异族统治，礼教束缚松弛，文人得以自由创作。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地位低下，反而催生了“宁要爱情不要功名”的叛逆意识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张生的名字也经历了演变。在元稹笔下，他叫“张生”，连名字都没有。董解元给他取名“张君瑞”，王实甫沿用。这个“君瑞”二字，寄托了文人对他“君子之德，瑞气盈门”的美好想象。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负心汉，最终被赋予了如此美好的名号，这本身就是一场“造神运动”。

张生的形象演变，本质上是一场由历代文人共同完成的“形象拯救”。他们用一个个虚构的“痴情张生”，覆盖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“薄情元稹”。而张生与莺莺的故事，也从一个士人炫耀艳遇的私人叙事，蜕变为反抗礼教、歌颂自由爱情的公共寓言。

元稹当年写《莺莺传》时，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，那个被他用来为自己开脱的“张生”，会在千年后被塑造成一个爱情至上的理想化身。他自己作为张生的原型，也永远背负着“始乱终弃”的骂名。王实甫笔下的张生虽然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，但正是这个虚构的形象，让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这句话穿越时空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宣言之一。

## 每代人都需要“张生”

张生的形象在后世不断被重新诠释。明代李日华将《西厢记》改编为南曲，增加了许多世俗化的情节，张生变得更加“接地气”。清代金圣叹批点《西厢记》，将张生的“痴”提升到哲学高度，认为这是“天地间至性至情”的体现。到了现代，田汉改编的京剧《西厢记》中，张生被塑造成一个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士。每一个时代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张生的故事。

今天，京剧《西厢记》正在全国各大剧院热演。5月2日，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，张生将又一次唱起那段熟悉的曲调，又一次在月下抚琴，又一次为莺莺魂牵梦萦。观众们依然会为他心折，依然会为那句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而动容。

人们或许不知道，他们为之落泪的这个“痴情郎”，最初不过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人。一千二百年的文人，用笔墨为他洗去了污点，为他披上了痴情的外衣。他们成功了——今天的张生，早已是爱情至上的理想化身。

而元稹，那个真实的张生，早已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。也许，这才是他应得的结局。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真实的、有瑕疵的张生，而是一个完美的、能为爱情付出一切的理想化身。在这一点上，一千二百年的文人接力，终于完成了对张生的“救赎”。

戏曲的锣鼓还在敲响，张生的故事将继续传唱。每一个时代的观众，都会在张生身上看到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——那个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人。那或许就是张生“变形”一千二百年，却从未被遗忘的真正秘密。